



著



收养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青年原创书系

化，为了得让人误以为身在荷兰。在草坪的尽头，竖着一排欧陆风格的建筑，有雪乳白色的墙壁，坡形的房顶和宽大的玻璃窗。

这就是女生宿舍3号楼，也就是传说中的贵妇楼。因为这里面住的全都是外语艺术学院和文学院的女生，聚集了这所精英院校里大多数的高贵宝贝。

每到周末晚上，华灯初上的时候，这栋楼下面的停车场就会出现许多高档轿车。有很多打扮得珠光宝气、性感迷人的女生会在汽车的鸣笛声中从地上走下，然后再钻进汽车，抱坐在后座上扬长而去。等到了第二天中午，又会像贵妇一样慢慢踱回来。对于这种事情，刚开始我们总是很惊讶，感叹上天的不公，命运的不济与世风日下的道德沦丧；然而又很快习惯了，进去抢银行的心情都有；再后来，见得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帅
泽
兵
著

SHOUYANG

收养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收养 / 帅泽兵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5302 - 1009 - 3

I. ①收… II. ①帅…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8438 号

收 养

SHOUYANG

帅泽兵 著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谊 兴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

778 × 1092 16 开本 12.5 印张 180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009 - 3

I · 981 定价: 20.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目 录

收 养 / shouyang



偷窥 · · · 01

命若桃花 · · · 13

竞 标 · · · 31

膨胀的乳房 · · · 47

对不起，蔡小蓉 · · · 63

扎东老汉的信仰 · · · 79

见 鬼 · · ·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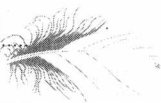
选 留 · · · 117

国胜老汉 · · · 133

收 养 · · · 149

“青年原创书系”后记 · · · 189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大一结束的时候，学校调整宿舍分布，把我们中文系学生分到了臭名昭著的蓝天公寓。蓝天公寓是由一个河南老板出资修建的，因为老板只考虑如何赚钱，所以管理上就比较混乱一些。不过还好，大学生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如果不能自己管住自己，也就不要指望别人能管住你。我们更为兴奋的，是自由的获得。比如，可以不用清早起来点操，不用在下午两点睡眼蒙眬的时候赶到文科楼去上课。还可以通宵看电视，玩电脑游戏。空虚得仰天长叹，无聊得一塌糊涂。

宿舍里按标准住了四个人。一个外号胖子，也许是因为荷尔蒙的分泌比较亢奋一些，搬进来不到两个月，就在公寓外面租了房子，和女朋友过起了幸福的同居生活。从此难得再见一面。一位叫小李子，由于父母亲都是这所学校的教职员工，所以也是经常性的不回宿舍。另有一位叫做杨柳，十分女性化的一个名字，却是十足的西北大汉的模样，络腮胡，国字脸，身材高大，虎背熊腰，留一头披肩发，据说是校园摇滚的领军人物。我暗自猜测，这种说法应当不会是捕风捉影。因为他老是有很多活动，一去就是几天，或者是几十天，也基本上不在宿舍出现。倒是有几个打扮得红红绿绿的女孩子，偶尔会来宿舍找他。如你所知，她们总是扭腰摆臀，



风情万种地前来，再气急败坏骂骂咧咧地离去。也不知道她们究竟是不是学生。现在女大学生们的衣着比海滩上的章子怡还要大胆暴露。有一回，在图书馆报刊阅览室，我斜对面坐了一个隔壁班上的女生，发育很好，丰满性感，偏又穿了一件低胸的连衣裙，半个乳房像膨胀的馒头一样很嚣张地露在外面，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我旁边的一个哥儿们硬是没有撑住，呼吸急促，鼻血横流。不但落下了一个天大的笑话，还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中文系的年度新闻人物之一。这有些扯远了。所以，实际上常住宿舍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这样虽然有些孤单寂寞，但也有好处，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比如看一整晚电视，通宵看大部头小说，等等，完全不必考虑到是否影响了别人。这样的生活是单调而闲适的，我没有理由不为此而感到满足。

宿舍楼的下面，有一小块公共绿地。夏天的时候，长满了如茵的草和大片大片的月季花，美丽得让人误以为身在荷兰。在草坪的尽头，竖立着一栋欧式风格的建筑，有着乳白色的墙壁，坡形的房顶和宽大的玻璃窗。这就是女生宿舍3号楼，也就是传说中的贵妃楼。因为这里面所住的都是外语学院、艺术学院和文学院的女生，聚集了这所师范院校绝大多数的漂亮宝贝。每到周末晚上，华灯初放的时候，这栋楼下面的停车场就会出现很多高档轿车，有很多打扮得珠光宝气、性感迷人的女生会在汽车的鸣笛声中款款地走下楼来，再满脸傲气地坐上轿车扬长而去。等到了第二天中午，又会像贵妃出浴一般慵懒无力地回来。对于这种事情，刚开始我们总是很愤慨，感叹上天的不公、命运的残酷与世风日下的道德沦丧；继而又很嫉妒，连去抢银行的心情都有；再后来，见得多了，也就无所谓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一天晚上，像往常一样，我坐在宿舍里看书。一般情况下，屋里很静，没有人来打扰我。我看的是贾平凹的《废都》，当代文学课老师布置给我们的阅读作业。也许是文坛习气与不良风向的熏染所致，这位复旦大学的文学博士所布置给我们的阅读书目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几乎每一本书都因为里面所出现的赤裸裸的性描写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比如陈忠实的

《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这些我们也都能够理解，毕竟它们都是名家名篇，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艰难课题。但是也有一些阅读作业，小说的作者也是文坛声名显赫的人物，在这里姑且隐去其名其书。在他们的一些有影响的作品里，对两性的描写，色情得着实让我们感到难为情，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这也都是题外话了。《废都》凡写到两性纠缠时，用了很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符号“□□”，仍然把那些叫人看了脸红的描写做到了深入、细致和详尽，仍然引发了我的最为原始的欲望。我想，要是没有亲身经历，或是终日意淫神往，长期苦思冥想，怕是达不到这种生动的效果吧。小说看到中途，我开始面红心跳，口干舌燥，感觉再也静不下心来。我只好把书放下，在宿舍里来回踱步。试图让自己平静一些。

对面的贵妃楼灯火通明，隐隐约约能够听见来自她们的欢声笑语，像一串串风铃的响声滑过漫无边际的夜空；透过宽大而透明的窗户玻璃，也可以看见她们的情影风姿绰约而模糊。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镇静，其实很难。我想起了舍友胖子曾经干过的好事，拿着望远镜趴在窗口公然偷看对面美女的情景，这种行为实在是很难堪。然而，要命的是，我居然也很想去做。

这个望远镜就挂在胖子的床头上。去拿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返过身去走到门边，看门反锁住了没有。确定门关紧后，我这才重新走到胖子的床头，把望远镜摘了下来。刚上大学的时候，经常有高年级的学长学姐来到宿舍推销各种日常用品，有运动鞋、袜子、玩具、地图、各种教材、英语字典，甚至啤酒香烟、计生工具，等等。可以说是品种丰富，应有尽有。胖子什么都没有买，就买了这个望远镜。可惜以前住在校内宿舍，窗户正对着理科楼，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偶尔实在是过于无聊的时候，胖子也会拿它向对面的教室张望几下，看能不能寻找几个美女出来养养眼。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唉声叹气，说江河日下，美女绝迹矣。这个我信。大学里的美女哪里有认真搞学习的，就算她想，那些好色的君子们也会死缠滥打，让她不得安生的。我们班有一位美女小名柳叶，刚上大学那会儿，求学之心还是有的，在第一次班会上公开扬言毕业以前坚决不谈





恋爱，让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全班二十几个男生顿时备感绝望。没有料到的是，她后来被外班的老陆同学看上了。老陆可没有亲耳听到过她的这番不谈恋爱的声明，所以也就不管不顾，一往直前，放得很开。更为令人称道的是，他还动用重金组织了一个外号男子十二乐坊的音乐组合，拿着脸盆，水桶，口琴，吉他，笛子，牙缸等各种乐器，天天晚上去柳叶同学所在的宿舍楼下吹吹打打。吸引了无数的痴男怨女过来取经，堪称校园浪漫经典。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看不成书，柳叶同学连正常的睡眠都成为了奢望，最后只能望风而降，在附近的民族学院租了一间房子，和老陆同学同居了事。

漂亮的女大学生只有可能出现在酒吧、舞厅、高档餐馆，林荫道上，是很少出现在自习室里的。所以说，男生成绩越好，上自习的次数越多，越有可能打光棍，就像我这样。让大家见笑了。

刚开始，因为心里很紧张，使用上也不太熟练，所以看到的，是浩瀚的夜空，远处的万家灯火，窗台上的花草草，铁丝下的内衣内裤。偷窥也是一门技术活，我还掌握得远远不够。说来特别惭愧。在一个白色的乳罩前，我端详了很久。第一次能够很仔细地对这种东西钻研一番，内心是无比地激动，老实说，想当年我站在庄严的队旗下宣誓加入少先队时也没有这么心潮澎湃过。我啧啧感叹于它上面的绣花如何精致，想象它的主人的胸脯又是如何的丰满，不禁微波荡漾，心驰神往。可惜它所在的楼层很高，又是斜对角，无法深入到宿舍的内部，看主人的庐山真面目。就这样，拿着望远镜四处逡巡了一圈后，我把镜头对准了和自己正对面的女生宿舍。运气很好，灯光明亮，里面肯定有人。

出现在镜头里面的，是一个亭亭玉立的身影。这可不是我在胡乱用词，她当时的确站立着，手舞足蹈，蹦蹦跳跳，动作优美而舒缓。尤其是当她停下来的时候，安静得就像一只蝴蝶，优雅而不动声色。就像是童话中的公主一样，面容姣好，脸色白净，浮现出甜美而亲切的微笑，脉脉含情眼神。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她应当是舞蹈专业的学生，正在练习某个舞蹈动作。我的呼吸逐渐均匀，沉入到了某种美好的遐想中。正看得入神

的时候，她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目光向我这边转了过来，是那种盈盈无语的一瞥。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把望远镜取了下来。

这天晚上，我失眠了。平生终于第一次发现了什么叫做舞蹈艺术的美，什么叫做青春年少的婀娜多姿。我为我的这种发现而心潮起伏，心悸不安。

尽管自己也知道，偷窥是不道德的，是可耻的。内心深处，也有以后再也不许这样做的精神诉求。然而，就像是鬼使神差一般，第二天晚上，应当说是以后每天宿舍无其他人的晚上，我都会拿起胖子的望远镜，寻找对面女生宿舍里的那一个艺术与美的化身。不能不承认，偷窥本身在这里就像鸦片一样，美好而虚幻得让人上瘾。和我一样，虽然是标准的四人间，她所享受的也是单人间的待遇，宿舍里的其他三位女生很少出现。这一点丝毫不让人感到惊奇。一来，学校在招生政策上的本地化倾向十分明显，很多学生的家就在市区，不喜欢挤学生宿舍也是很正常的。二来，大学里的恋爱相当正常，美女们总是要开风气之先的。所以在外租房，学生公寓里人去楼空的情况也不少见。她的生活和我一样异常单调，要么看书，要么练舞，睡得很早，有一个很好的熄灯后再脱衣服的习惯。刚开始，我还为此而愤懑过，叹息自己失去了饱览春色，一睹芳容深处的机会。后来也就渐渐的释怀了，反而暗自庆幸不已。因为唯有如此，我才能为我的行为寻找到一些心理上的自我安慰：我与色魔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这样的生活隐秘而美好。我知道，像我这样来自乡下的大学生，长相又很对不起观众，是不可能高攀得起这些漂亮的女生的。能够比别人多看上几眼，哪怕不是堂堂正正的看，就已经很不错了。我总是务实而易于满足，在不属于自己的事物面前能够保持住绝对的镇定。所以在念高中的时候，班上有几个女同学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冷处理机器。她们说我缺少人体温度，在她们面前连一抹微笑的表情都从来没有流露出来过。我当时倒也没有反驳，只是心里想，我向你们媚笑几下，你们就能做我女朋友吗？既然你们不打算做我的女朋友，那么，你们所引以为豪的美丽，漂亮，性感，迷人，等等，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既然与我没有关系，我又



凭什么要在你们面前赔出笑脸来呢？

应当承认，这种想法比较偏激。但是，也必须要理解，在今天这种美女绝对不属于贫寒男生的年代，类似行为是能够获得众人的理解的，也是不多的可以维护住我们脆弱的尊严与极端的敏感的举措了。

所以后来，当这位被我一直偷窥着的女生找到了一个男朋友，周六的晚上在宿舍里消失，周日的上午回来，出现了这种情况以后，我也只是有点失落而已。真的，我只是有一点失落，我不嫉恨。既不妒忌那个男人的艳福不浅，也不因为花落别家、她的美丽已经属于别人而气急败坏，对她由爱生恨、愤懑不已。我觉得一个人的命运既然已经天生注定，无可更改，那么随遇而安，接受即可，过多的抱怨只能使自己肝肠寸断，反而徒自伤身，无济于事。说起来，我的高中女同学们所给我起的外号还是对的，在任何打击面前，我都能够做到不愠不火。我找了一个借口安慰自己，我所希望看到的只是她的美，而她又恰好能够满足我的这种需要——这种需要似乎有点变态——至于美的最终归属，倒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挺可怜的，我是在说真的，我不骗你。

然而很抱歉，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接近她，打听她。连自己都说不清楚，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好在学校面积不大，漂亮的女生们又都是公众性人物，打听起来也不是很费力。很快就知道了她的名字、籍贯、年龄、专业，新近刚交了一个男朋友，是附近农大的学生会主席，这个男生家庭背景很好，有一个做常务副市长的父亲。听到这些消息，难免让人感到绝望。但是有时候，我甚至又忍不住在想，一个女生能够有这样的归属也好，为她的眼光精确而暗自赞叹。

写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会提出质疑，你爱的鲜花被别的男人摘走了，你就真的一点都不感到嫉恨？你还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还有没有一点血性？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不错，因为我自己也想过。我只能这么说，嫉恨只存在于同层次的熟悉的人中间。比方说，假如隔壁宿舍比我还穷还猥琐的小超同学追到了我们班的班花，号称是霹雳娇娃的小蓉，我绝对会因此心生嫉妒不已，认为一朵美丽的鲜花插在了肮脏的狗屎上，一只绣花鞋踩

进了稀泥里。至于偶像歌星刘若英，或者梦中的性感女神林志玲，无论她们到底投到了哪位钻石王老五的怀里，我都会衷心祝愿有情人皆成眷属。没有达到那种层次，没有走在当事人的身边，也就没有资格，没有理由心怀妒意，这个道理应当都懂。

有时候，她的男朋友会到宿舍来看她。前面已经说过了，宿舍的秩序比较混乱。和我一样，她的男友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三七开的发型，有一张小白脸。只是我可没有他那么好的命运。投胎是门技术活，想要不服都不行，因为上天不可能给你再来一次的机会。他们的关系很亲密，偶尔在宿舍里都忍不住要搂搂抱抱，做一些让人面红耳赤的亲昵动作。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处在了我无耻的偷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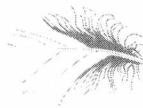
有一回，那个男人做得比较过火，把她的牛仔裤褪到了膝盖上，露出了浑圆白皙的臀部和两条光滑修长的大腿。男人的手在她的臀部和大腿间来回抚摸。场面很香艳，也很刺激。说出来很惭愧了，他们很快就让没有经历过女人的我瘫软在地，全身无力，嘴里发出了异常急促的呼吸。

看得出来，对于她的男人，她是很在意的，在意到了乐于逢迎，身体的所有部位都愿意向他全部开放。拥有她的男人是有福的，我时常这样想。

这样过了很久。在一个空虚无聊的大学校园里，必须感谢她的美丽，使我度过了很多难眠的夜晚，不至于对生活感到完全悲观。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我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

农大的老乡开生日 PARTY，叫我们师大的几个朋友过去凑凑热闹，撑撑场面。这位老乡排场弄得很大，在竹园火锅城订了一个很大的包间，放了六张大号圆桌，居然全都坐满了人。吃到中途，有人过来敬酒。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小白脸挽着一个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小女生走了过来，口气很硬很冲，也很黑很暴力。说到了农大的地盘，今天都得给他面子，必须都上白酒，喝好吃好，酒后乱性也好，无法自持也好，总之是不能让你们都清醒着回去。我想，白酒就白酒吧，好歹都是爷儿们，谁怕谁啊。于是我们师大就读的几个人轮流上阵，把他们小两口很快灌回去了。





我正纳闷着，这个男的怎么会这么眼熟，就像在哪里见过多次一样？旁人却已经在嘀咕开了，“‘团学工作真高尚，顺便可以处对象’，这话一点不假。你看人家农大的学生会主席在哪里都不缺女人。”我这才恍然大悟，心里想，还不至于吧。酒席上逢场作戏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但是终归纳闷，又不敢多打听。很多事情，我都愿意往好的一方面去想，这样才不会觉得人生太过于残酷。

然而，果然。逐渐的，她的男朋友来到宿舍看她的次数少了。周六晚上，她也很少夜出不归了。经常打电话却打不通，气恼得摔课本；或者，接完电话后会流泪，梨花带雨的样子让人心疼。看到她这么痛苦不堪，我也很难过，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安慰她。一个偷窥者的怯懦无奈在这种情况下是显而易见的。

我也曾经尝试着接触她。但是很羞愧，虽然头顶着中文系四大才子之一的名头与校园诗人的外号，在如何与心仪的女孩子搭讪方面，我却总是显得很拙劣，很缺乏勇气的。除了通过别人问到的一串她们宿舍的电话号码，我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最后的唯一结果，就是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远，消逝在行走中。而我也的确没有想到，她会如此脆弱，脆弱得让人来不及对她说上什么。

愚人节的傍晚，她在宿舍化妆，先是画眼影，画了半个小时，接着涂口红，又涂抹了大约二十分钟。就像她的舞姿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动作是舒缓而极其优雅的。化完妆后，她对着镜子端详了很久很久。终于起身，走向阳台，靠在了栏杆上，眺望远方。双眼所流露出来的表情无比忧伤。她那精美绝伦的脸让我神往。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想给她打电话。于是放下了望远镜，转过身去，拿起了桌上的话筒，开始拨号。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告诉她，即使天地没有了棱角，地球也不再转动，即使日月星辰不再变幻，天地万物化成糟粕，所有的誓言变为了乌有，她的初恋永远不再回头，也还有我爱她；我要她每天都快快乐乐，如果可能的话，愿意和她共同度过以后和风细雨平凡相守的日子。我想，即使是一个陌生人的来电，知道还有人这么爱着她，她应该也会感到舒心一些吧。没有奢望过

她会答应我，知道这样的奇迹尤其不可能。不过，如果这一切能够让她失恋后的悲苦心情稍微好转一点，我就很满足了。

但是电话没有人接。正感到奇怪的时候，我听到了楼下面很多人异口同声发出来的低沉压抑的尖叫声，狰狞得像是来自遥远的阎罗殿里。只听到“嘭”的一声，像是有一个什么物体掉落了下来。紧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大喊大叫，快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有人跳楼了，有人跳楼了！我连忙丢下电话筒，一个箭步冲到了窗户边，低头一看，四面八方的人围了上来，形成了一个密麻麻的圆圈，圆圈中间有一个小圆点。我抬起头，对面宿舍的阳台上空空如也。不必等到闭上眼睛，天空就完全黑了下来。

那天夜里，农大校园也发生了一件很离奇的事件。农大的学生会主席在女生宿舍楼门前的空地上和女友卿卿我我搂搂抱抱时，被一名陌生男子拍了一砖头，血流不止，去医院缝了十几针。据目击者声称，可能是情感纠纷所致。因为那名陌生男子在拍砖头的时候，嘴里大声嚷道：“狗日的，我叫你花心萝卜！”也正因为如此，周围的人没有上前干涉，以至于让那名陌生男子从容逃脱。

后来，我再也没有到农大去过。





命若桃花

张曼娟